

蒋星煜 / 著

文坛艺林

备 忘 录

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蒋星煜 / 著

文坛艺林

备忘录

 上海远东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坛艺林备忘录/蒋星煜著. —上海:上海远东出版社, 2006

ISBN 7-80706-190-1

I. 文... II. 蒋...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7026 号

策 划: 夏 画 黄政一

责任编辑: 黄政一

装帧设计: 张志全

版式设计: 李如琬

文坛艺林备忘录

著者: 蒋星煜

出版: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远东出版社

地址: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

邮编: 200336

http: www.ydbook.com

发行: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

制版: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

印刷: 上海市印刷二厂

装订: 张行装订厂

版次: 200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326 千字

印张: 12.125

印数: 1—5100

ISBN 7-80706-190-1/I · 128
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62594779)

如发生质量问题,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零售、邮购电话: 021-62347733-555

目

录

揭开鲁迅五看秦腔的疑案 / 1

孙伏园与鲁迅恩怨真相 / 12

老同盟会员“西曼诺夫” / 22

高产而贫困一生的张恨水 / 26

我与茅盾的交往 / 36

在“陪都”重庆的老舍 / 45

顾毓琇的《摸鱼儿·秋声》及其文学创作 / 52

钱歌川的旧诗、书法和篆刻 / 57

钱歌川的上海情结 / 61

“东北作家”与“抗战”文艺 / 65

“抗战”时期的“东北作家”群 / 75

“反胡风”、“反右”与徐平羽 / 85

也忆王西彦先生 / 95

君子坦荡荡的徐中玉 / 102

我的“抗战”文学生涯 / 107

深深怀念史东山 / 115

——一个大导演猝死之谜

现代剧作家与《桃花扇》 / 118

陶金、张春桥的恩师阎哲吾 / 126

蒋柯夫观看十六场《江姐》 / 135

张石流与中国儿童剧 / 137

周信芳与华东戏曲研究院 / 143

编演《海瑞上疏》的经过 / 15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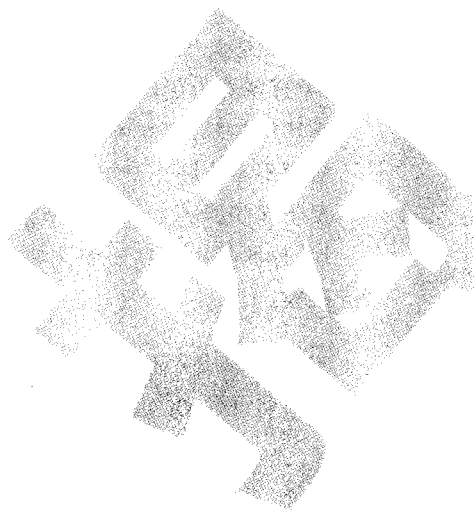
海派京剧与周信芳 / 166

- 周信芳先生说：话剧加唱 / 169
- 裘丽琳印象 / 171
- 俞振飞及其《太白醉写》 / 173
- 俞振飞与《贩马记》 / 185
- 俞振飞的《贩马记》情结 / 193
- 俞振飞与周信芳的合作与友谊 / 201
- 赵景深等对《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》之贡献 / 205
- 徐朔方的幽默感 / 208
- 徐朔方与汤显祖研究 / 213
- 悼念昆剧演出史专家陆萼庭 / 221
- 吴宗锡与评弹艺术 / 229
- 读《听书谈艺录》与《评弹谈综》
- 从金石篆刻走向雕塑的王大进 / 238
- 为当代诸文艺大师造像的雕塑家王志强 / 243
- 安徽巡回讲学记 / 251
- 共赏《玉茗花》 / 257
- 1990年首届海峡两岸元曲研讨会 / 261
- 在宝岛纪念关汉卿 / 265
- 文艺医院的医师和病人 / 272
- 记京西宾馆的一次舞会 / 278
- 舞场交谊录 / 281
- “孤岛”时期创刊《文苑月刊》始末 / 287
- 忆“抗战”时重庆各报的文艺副刊 / 291
- 《甲申三百年祭》与《闯王进京》 / 294
- 京剧《沙家浜》的来龙去脉 / 300
- 《唐诗鉴赏辞典》的编辑出版历程 / 308
- 《明清传奇鉴赏辞典》编余谈 / 318

《颜鲁公之书学》的出版、盗版 / 327
花絮一束 / 340

附录

半世纪的《西厢记》情结	
——史学家蒋星煜记略	沈 扬 / 351
学者作家蒋星煜	钱汉东 / 357
戏曲研究与史学修养	姚品文 / 361
学者的青春情怀	陆丽娟 / 365
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	
——蒋星煜学术创作 65 周年座谈会纪要	
..... 王韵书记录 李 宁整理 / 370	
后记	蒋星煜 / 378



揭开鲁迅五看秦腔的疑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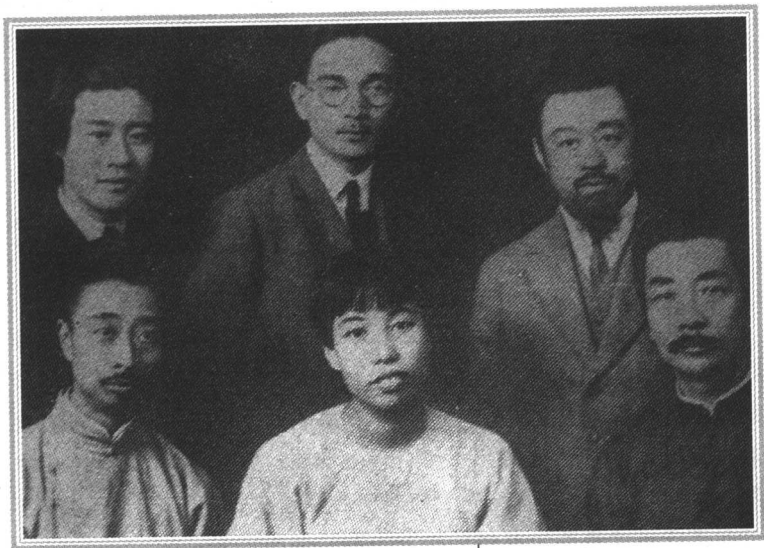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先生一生,和戏曲的关系不是太密切。《社戏》写了他童年时代在故乡绍兴观看社戏的感受,泥土气息浓郁而又童趣盎然,是一篇优美的散文。《略论梅兰芳及其他》(上、下)对梅兰芳的表演与京剧的某些程式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,曾在学术界引起几次热烈的讨论。此外,鲁迅先生却对秦腔情有独钟,于1924年7、8两月在西安连续观看了易俗社的五场秦腔演出。

孙伏园的回忆留下了难解的疑案

鲁迅先生本人并未对此事有所记述,仅在日记中十分简单地提起,因此,80多年来,研究鲁迅或研究中国戏曲史的专家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,当然也没有作进一步的探索。

最早透露有关信息的是随鲁迅先生一同前往西安的《京报》记

者孙伏园先生，他于1924年7月，西安之行还未结束时，写的一封《给开明先生的信》与鲁迅先生之所以连续五次观看秦腔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，不知由于什么原因，孙伏园却没有联系起来说，令读者摸不着头脑。对于鲁迅先生所观看的秦腔剧目更是一字未提。至于在陕西名声很大的秦腔演员刘箴俗是否为鲁迅先生一行演出过，孙伏园先生也一字未提，留下了一个至今仍未能彻底澄清的疑案。



1927年10月，鲁迅夫妻和朋友们相聚
前排右起：鲁迅、许广平、周建人
后排右起：孙伏园、林语堂、孙福熙

到了1962年，上距鲁迅一行到西安观摩秦腔这件事已经过去38年，易俗社举行成立50周年的庆典时，孙伏园先生根据回忆，口述了《鲁迅和易俗社》，由李哲明笔录，发表在1962年8月14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。

《鲁迅和易俗社》一文对于易俗社为鲁迅先生一行究竟演出了多少次，没有谈清楚，所演的剧目也仅谈了一个《双锦衣》，比《给开明先生的信》稍稍详细了一些，仍旧很简单，很含糊。1962年，我早

已在戏曲工作的岗位上，而孙伏园先生又是带我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恩师，曾经在“抗战”后期保持密切接触三年之久，但此时他在北京，已是古稀老人，我自然未便去信询问。大概“文革”刚开始，孙先生便逝世了。

连续到易俗社观看秦腔事出有因

1980年，我作为《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》的常务编委，到西安进行组稿，秦腔是中国颇有代表性的古老剧种，《秦腔》这一条目当然是重点条目，文字与曲谱的篇幅可以达到一万字以上。我在陕西“剧协”负责人姜炳泰同志、西安戏剧研究所所长阎敏学同志陪同之下，访问了秦腔最主要的班社易俗社，谈起鲁迅先生当年观摩秦腔之事。虽然亲身经历此事、接待过鲁迅先生的诸位均已谢世，但易俗社诸同志都十分兴奋，引以为荣。而且寻找出一部分有关档案、史料，使我大饱眼福。这些档案、史料不仅能补孙伏园先生两篇文章之不足，而且能纠正以讹传讹的差错，使得我们有条件了解鲁迅先生当年去西安五次观看秦腔的来龙去脉。

鲁迅何以会接受西北大学的邀请，前去西安讲学呢？孙伏园先生在《鲁迅与易俗社》一文中倒讲得相当清楚。原来鲁迅先生对丰富多彩的唐代文化一直颇为神往，而且曾有较长一个时期在酝酿写一个以杨贵妃为题材的剧本，或者一篇小说。如写剧本的话，决定为三幕剧，每一幕都用曲牌名称为标题，第三幕为玄宗思念早已被白绫赐死的杨贵妃，定名为《雨淋铃》。前面还有一场定情的场景为“长生殿”，也是早就定了的。虽然有了初步的腹稿，可迟迟未动笔。鲁迅先生很想亲自到西安感受一下唐代古都的气氛，然后动笔。如今有机会去西安讲学，他觉得正好趁这个机会，做好写这个历史剧的前期准备工作。这是一举两得的事。于是，他接受了讲学的邀请。

那末,鲁迅先生到达西安之后,怎样会一而再,再而三地到易俗社观看秦腔呢?这是事出有因的。因为秦腔是历史相当悠长,表演艺术精湛的古老剧种,易俗社为一大批秦腔班社中的翘楚,拥有名旦刘箴俗,当时剧坛有“南欧北梅西刘”之说,其人与梅兰芳、欧阳予倩同样享有盛名。西安军政各界,招待北京、上海前往之贵宾最隆重的节目即为观看易俗社刘箴俗诸人的演出。当时的风气确是如此。

对于鲁迅先生来说,还有更主要的原因。因为易俗社成立于民国元年(1912)7月1日,的确与其他秦腔班社完全不同,历届领导都是富有民主思想的文化界开明人士。他们对于传统旧剧进行了分析,封建意识过于浓烈者则作了必要的删节或修改。更主要的是新编了许多历史剧,还改编了莎士比亚一批名著,这些剧目都宣扬了民主思想、民族精神,而且在表演艺术上达到相当完美的程度。这在全国戏曲班社中是十分突出的,独一无二的。巧的是鲁迅先生在教育部工作多年,先后担任了科长、金事等职,旧中国并无文化部的设置,戏剧工作正好一直是鲁迅先生在教育部供职时分管的。他对易俗社早就有了非常良好而深刻的印象。一说易俗社曾获得教育部的奖状,也出之于鲁迅先生的倡议。故鲁迅先生到达西安之后,便成为易俗社的热心观众。

还有一个事先谁也没有料到的原因,易俗社成立之后,领导层曾经更换了几次,而此时此刻,易俗社正在举行成立12周年的一系列纪念活动时,担任社长的却不是西安或陕西其他城市的耆老,而是鲁迅先生的绍兴同乡吕南仲先生。此人在西安为官多年,对秦腔之熟悉与爱好超过了一般陕西人,就任社长以后,全力以赴地办社。这使鲁迅先生很受感动。不知不觉之间,更使鲁迅先生此行向易俗社倾斜了。这一点,孙伏园先生的《给开明先生的信》、《鲁迅与易俗社》两文也都谈到了。

但是,《鲁迅与易俗社》也仅仅只说了:

到西安后某日,鲁迅先生很风趣带着初学来的陕西方言

对我说：“张秘夫（即张秘书，长安土语把秘书的书字念作夫音）要陪我们去看易俗社的戏哉。”当晚，我们就去易俗社看戏，演的是《双锦衣》，上下两本，接连看了两个晚上。故事主题是宣扬爱国思想的。情节很曲折，但日子久了，详情已记不起来了。



易俗社原址大门

根据档案记录的详细实情

现在根据档案和保存完好的剧本可以知道具体的情况。鲁迅先生一行抵达那一天是7月14日，去易俗社看戏是7月16日的事。陪同的张秘书是兼任陕西省长公署秘书与西北大学讲师的张辛南，当然是代表这两个单位出来招待鲁迅先生一行的。

至于《双锦衣》这个戏，系从《宋史纪事本末》中剪取若干情节而组织的故事，也不是严格意义的历史剧。《双锦衣》是易俗社的代表作，正好也是吕南仲的手笔。其剧本原稿现仍被保存在易俗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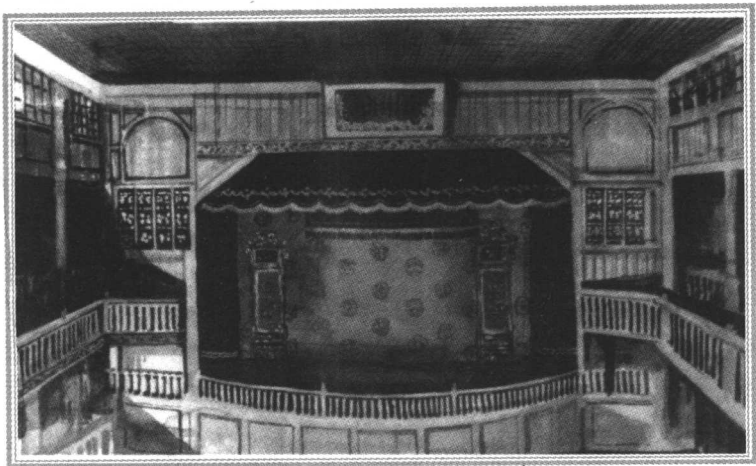
当时戏剧评论家对《双锦衣》和吕南仲的其他剧作评价都相当高。尤其推崇他所编剧本的情节结构之佳妙，还说：“以其出身刑幕，所记案情最多，所编戏变幻离奇，不可捉摸。”肯定了他的编剧技巧得力于丰富的官场生活经历。

据孙伏园《鲁迅与易俗社》一文，鲁迅先生曾说：“吕南仲先生以绍兴人从事编著秦腔剧本，并在秦腔中落户，很是难得。表示了欣赏与钦佩。”

7月16日晚看的是《双锦衣》上本，7月17日晚看的是下本。

7月18日晚，鲁迅、孙伏园一行继续到易俗社看戏，演出剧目为《大孝传》。编剧为陕西乾县人范紫东，世代书香，范则为同盟会会员，在社会上名声甚好。在易俗社历任编辑、编辑主任、评议、评议长等职务，为易俗社主要编剧之一。所编《三滴血》成为秦腔保留剧目，20世纪后半段时间之内经常演出。《大孝传》内容比较一般，后来也少演出。就这样，鲁迅先生接连看了三个晚上的戏，在他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。

在随后的八天中，鲁迅先生一行忙于讲学，除了西北大学之外，还有一些单位临时闻讯前来敦请的，鲁迅先生讲的都是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。



秦腔最主要的班社易俗社剧场

7月26日，陕西省教育厅官员王捷三出面，请鲁迅、孙伏园一行再次到易俗社看戏。这王捷三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，本来就认识鲁迅先生，此时他大概是教育厅的副厅长，也介入北京一批名教授来西安讲学的接待工作，他陪大家来易俗社看戏，也是尽地主之谊的意思。剧目名《人月圆》，编剧高培支也是同盟会会员，曾担任过陕西省图书馆馆长。《人月圆》为古装剧，亦名《中秋团圆记》。当时演出者为王天民、汤涤俗等，王天民为名旦角，也有陕西“梅兰芳”之称。

《大孝传》与《人月圆》的演出与剧目内容孙伏园的两篇文章都没有提，现在根据档案作以上的补充。

孙伏园记载“饯别宴会”与事实完全不符

鲁迅先生8月3日晚第五次看秦腔的情况，孙伏园《鲁迅与易俗社》说：

临行之前，易俗社特设宴为我们饯行。鲁迅先生平素不愿参加这种繁文俗礼的，但由于他对易俗社颇有好感，因此欣然赴宴。这次饯行却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宴会，宴席摆在易俗社的剧场内，舞台上由易俗社的主要演员刘箴俗等演出精彩节目，台下除我们三位宾客外，就只有主人十余人，其他再无旁人。我们一边看戏，一边畅谈，一边就餐，这是我从未享受过的第一次极饶风趣的宴会。

当初，人们以为孙伏园先生讲的全是事实，后来我们先查了易俗社于1931年6月编写的《陕西易俗社简明报告书》，这文件实际是一份比较详细的编年史，关于此次演出记载如下：

(8月3日)是晚，陕西省长刘镇华为到西安讲学的学者、记者饯行，在易俗社设宴、演戏。鲁迅先生第五次观看本社演出。

我觉得还有些疑虑，再对照鲁迅先生本人的日记：

(7月)26日 晚王捷三邀，易俗社观演《人月圆》。……

(8月)3日 ……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。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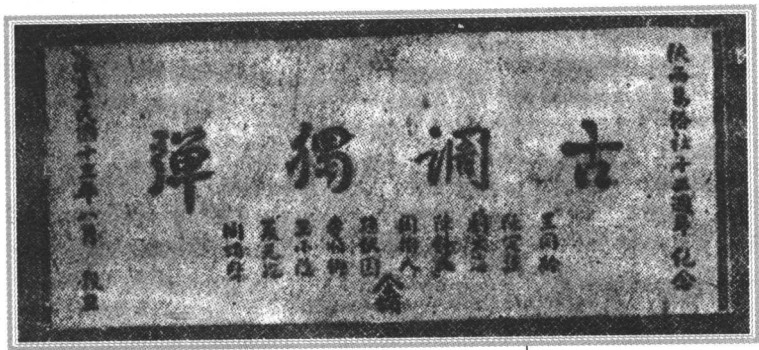
这两则均属第一手的原始记载完全一致，孙伏园的记载与事实完全不符是无疑的了。

首先出面饯行的是代表陕西省的省长刘镇华，而不是易俗社。应该说，十分合情合理，因为鲁迅先生一行进行了讲学等一系列活动，看戏仅仅是活动之一，由易俗社出面饯行当然不合适，也不够隆重。其次，到西安来讲学的学者（包括记者）尽管可以分批回北京，这饯别的宴会却不可能分成几次，而只能集中在一起举行一次。

还有这次饯别宴会上究竟易俗社有哪几位名演员参加演出的问题，孙伏园先生的记忆也有失实之处。刘箴俗固然是易俗社最负盛名的演员，但是1924年7月上半月演出《美人换马》时，因身体虚弱倒在台上，从此卧床半年，1924年年底逝世。因此，鲁迅先生

一行的观看易俗社的演出是从7月16日开始的,所有的演出刘箴俗都没有能参加,当然第五次饯别宴会时的演出也没有能参加。

孙伏园《哭鲁迅先生》与《鲁迅与易俗社》都谈到他们两人在离开西安之前,因易俗社经济困难,于是把讲学所得各捐赠了50元,共100元给易俗社。就在那天下午,孙伏园根据鲁迅先生的意思,先送过去的。因为鲁迅、孙伏园、夏元瑛三人先回北京,其他的学者回北京的日子还未定,而且夏元瑛也没有向易俗社捐赠的想法。在这种情况下,在饯别宴会上捐款当然不合适,先让孙伏园独自送去,当然是比较妥当的办法。



鲁迅为易俗社题词：古调独弹

但是,《哭鲁迅先生》说:在陕西讲学,一个月时间得酬三百元。《鲁迅与易俗社》说:鲁迅先生和我各得讲学酬金现洋五十元捐赠易俗社。仍旧有欠准确和含糊之处,首先,他们三人7月14日到达,8月4日离开,在西安只有20天,不满一个月。其次,所有文章、档案都缺乏孙伏园在西安讲学的记载,十分可能因为孙伏园是名记者,送的酬劳也一并统称为讲学的酬金了。

在举行饯别宴会并观剧之际,这一大批著名的北京的知名学者决定向易俗社赠一匾额,以作纪念。这当然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,当时推定鲁迅先生拟文并书写,然后由学者与随行记者孙伏园、王小隐……列名其上,此匾额留存于易俗社,成了一件珍贵文物。殊不知,这件珍贵文物已不是原来的了,在建国初期,人们

对历史文物的看法比较偏“左”，比较幼稚。鲁迅先生所题“古调独弹”四个大字当然古色古香，雅致可爱，但是署名时所排列的 11 位名人中，有一位当年的名教授蒋廷黻后来却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、驻美大使等高官，有人觉得不妥，于是便照原样复制了一块，惟一的不同是挖去了蒋廷黻的名字。现存这块复制的匾额从右到左的排名是王桐龄、陈定谟、刘文海、陈钟凡、周树人（鲁迅）、孙伏园、李顺卿、王小隐、夏元璠和关颂声，只有 10 个人了。原来这块匾额早已被毁了，这是令人颇为遗憾的事。

孙伏园的回忆应得到补缺纠错

孙伏园著有《鲁迅先生二三事》一书，先后由作家书屋（1942 年）与湖南人民出版社（1980 年）出版，《哭鲁迅先生》一文均被收进。《鲁迅与易俗社》一文仅 1980 年版收录。但这两个版本的影响都是比较广泛的。

孙伏园一直得到鲁迅的无微不至的关怀，但是，自从 1927 年以后，鲁迅与瞿秋白、冯雪峰等共产主义者、“左翼”文人关系日趋密切时，孙伏园开始与鲁迅分道扬镳，并公开表示对某些问题与鲁迅的看法不同。后来他走向河北定县，加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，主张用乡村自治的一套办法来救中国了。

为此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《鲁迅先生二三事》时，写了一篇《编后记》，在肯定孙伏园“所写回忆鲁迅的文章多篇，对于研究鲁迅的早年生活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”的同时，指出“鲁迅对于孙伏园的言行，不满的地方很多”。要求读者用“鲁迅先生所倡导过的剜烂苹果的精神”、“阅读时要拿出自力的鉴别力来”。这些话对我很有启发，经过我自己到西安的实际调查研究，发现了孙伏园所记载的鲁迅西安之行很不全面，而且对于“饯别宴会”的记载与事实完全不符，感到有予以纠正的必要。因为手头的资料有限，再专程去

一次西安也有困难,这件事就被搁了下来。

有鉴于鲁迅先生在文学界的一切活动、交往情况,现在大致上都弄清楚了。而在西安观剧一事,文学界只知道孙伏园的两篇文章,难免被误导。我 1980 年的西安之行,得到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现在读到阎敏学任副主编的《西安市戏曲志》,觉得记载更加详尽了,对孙伏园两篇文章的空白有所补充,错误予以纠正,但文学界人士不一定能读到,因此,我写了这篇文章,希望能起到补缺纠错的作用。